

欲望、死亡和疯癫

——试论《欲望号街车》女主角布兰奇·杜波依斯的象征之旅

杨 晋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欲望号街车》善用象征手法,勾勒女主角布兰奇的悲剧一生。欲望、死亡、疯癫则是建构其悲剧三个主要象征物,它们的交互作用赋予了此剧一种奇妙的张力,而布兰奇的悲剧性则在这种张力中得到了彰显。本文试对布兰奇的象征之旅作一阐释,解构她个人同时也是她代表的没落的美国旧南方贵族的悲剧。

关键词 欲望(Desire) 死亡(Death) 疯癫(Dementia) 象征之旅

中图分类号 I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975(2002)04-0036-03

——“你说的纯粹是兽性的欲望——仅仅是——欲望!——就是那辆在这个地区行驶、破旧得格格作响的街车的名字……”

“你难道没乘过这种车吗?”

“就是它把我带到这儿来的……”

(第四场 159 页)

——“是我,是我,是我顶住了劈头盖脸而来的一切打击!想想死了多少人!去墓地的行列有多长!……”

(第一场 41 页)

——“我几乎要——发疯了。差一点儿!”^①

(第一场 27 页)

《欲望号街车》是当代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田纳西·威廉斯的名作,讲述的是 20 世纪初期生活的逃遁者女主人公布兰奇·杜波依斯在她妹妹史特拉及妹夫斯坦利家中的逗留经历。她不堪过去经历的重负,精神几近崩溃,而在斯坦利的打击下,最终被送入疯人院。此剧以布兰奇的到达、逗留及离开为轴线,凸现了一个美国旧南方的遗民与现实对抗的必然悲剧。本文认为,此轴线中暗含三大诠释性象征:欲望(Desire)、死亡(Death)和疯癫(Dementia),正如布兰奇在第一场中谈及

街车时所揭示的,“他们叫我搭乘‘欲望号’(Desire)街车,再换乘‘公墓’(Cemeteries)号,经过 6 条街口,然后在乐土街(the Elysian Fields)下车!”(第一场,9 页)欲望、死亡、疯癫的象征之旅缩微了布兰奇饱经沧桑、可悲可叹的一生。

布兰奇曾搭乘过欲望号街车,而从隐喻的角度来看,她也是乘欲望之车来到新奥尔良妹妹的家中的。她离开劳雷尔——她的工作、生活之所——并非因为她“筋疲力尽”或是“几乎要发疯了”(疯癫?)(27 页),她其实是被驱逐出劳雷尔的,原因则是她恣意发泄自己的性欲望——不仅与众多陌生男子过从甚密,甚至勾引了一个十七岁的在校男孩,这自然为社会道德所不容。而她的欲望则可上溯到她的祖辈。他们对性欲望的态度是非常隐晦和虚伪的,一方面他们自谓正人君子,恪守道德教条,将对性的正常追求斥为伤风败俗,人所不齿,而同时被压抑的性欲望恶性膨胀,使得他们暗地里诲淫放荡,花天酒地。他们“史诗般的纵欲”(第二场,87 页)导致了如今布兰奇一代的贫匮以及家族庄园贝尔·里夫的易手他人。同时被布兰奇继承的是道学的面具及对性欲望隐晦和虚伪的

收稿日期 2002-04-12

作者简介 杨 晋,男,江西吉安人,厦门大学文学院 99 级研究生。

①译文出自(美)田纳西·威廉斯著,孙白梅译注《欲望号街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态度。正是这面具和态度将布兰奇引向一个个人生困境。

与欲望平行对等的是死亡。随着家族的没落,布兰奇亲眼目睹了身旁的亲人一个个死去,对死亡的恐惧不言而喻;而对她一生影响更为重大的则是她的一时出言不慎使自己深爱的却又有同性恋倾向的丈夫艾伦·格雷自杀。“从此那照耀世界的明亮的探照灯又熄灭了,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光明。”(第五场,233页)她发现自己茕茕孑立于黑暗之中,生活失去了根基、方向和意义。而如果我们把死亡放入社会这个大层面去思考时,它折射的则是一个时代的“死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解体,逐渐被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工业取代。当旧南方的遗民发现自己倚赖的贵族生活逐渐丧失,而又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时,就会感到惊惶无助,悲观迷惘。也许是出于恐惧迫切需要有人相伴,以“填补心灵空虚”(“与陌生人亲昵似乎是...填补心灵空虚的...唯一的方法”第九场,301页),也许是为了逃避烙有死亡之印的现实,“寻求某种保护”(301页),也许是回应祖辈遗产中性的呼喊,成为另一个 epic fornicator: 史诗般的纵欲者),布兰奇走向了放纵欲望之路。“【死亡的】对立面是欲望,”(307页)布兰奇曾如是说。在死亡——欲望这对奇特的二项对立的作用下,她放任苟合,终被赶出劳雷尔,走投无路,只好来到新奥尔良,完成她的象征之旅。

细究起来,布兰奇的欲望含义甚丰。它可以是自祖辈以来就被扭曲的性欲望,而同时欲望(Desire)又可作“愿望、想望或渴望”之解。布兰奇企图通过与陌生人亲昵而得到宣泄的性欲望也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死后寻求人的接触和“某种保护”的渴望。当一辆名为欲望号的街车送她来到斯坦利家后,布兰奇的欲望仍伴随着她,但也许多了一种成分。我们知道布兰奇是作为社会的遗弃者离开劳雷尔的。在经历了如许多的一切——丧亲之痛,折磨心灵的负罪感,痴迷声色的满足和自愧,以及被作为“城里一个人所尽知的人物”^[1]而驱赶出城的耻辱——之后,布兰奇马上想望(Desire)的只是休息:“我所经历的事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我的神经——受不了了!”我需要休息!我需要重新平静地呼吸!”(第一场,27页)她把她妹妹史特拉

的家当作避难和疗养伤痛之所。然而这种想望是无法实现的。当她在舔舐自己的伤口时,内心里另一个骚动不安、为欲望左右的布兰奇从未放弃表现自己的机会。我们看到她与自己的妹夫斯坦利调情,诱惑米契,甚至企图勾引一个收报纸费的陌生男孩。这些虽都可被视作布兰奇因压抑的性欲望而扭曲的病态心理的症候,但她对待米契却有所不同。最初诱惑他纯粹是把他当作一个“可能的征服对象”^[2],很快布兰奇发现了米契的真挚与敏感,以及与她相似的生活经历,即曾有爱人逝去。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俩人背景迥异,却有着同样的、超过任何身份差异的情感体验:寂寞。米契也是死亡——欲望二项对立的受众之一。女友的死去,母亲重病在床,使他渴望(Desire)有人相伴。从而他与同样渴望保护和同伴的布兰奇越走越近。然而,正如布兰奇错误地在劳雷尔通过对陌生人投怀送抱以满足这种渴望一样,她又错误地对米契进行欺骗,隐瞒自己的年龄和不堪回首的过去(“我想一直骗他,直到他——要我……”第五场,189页)。这种欺骗行为扎根于她与现实毫不妥协的态度。她紧紧抱着南方贵族成员的形象,为别人也为自己制造一个品行端正、优雅持礼的女士的假相,或曰幻觉,拒绝接受她的贵族身份已成昨日黄花的现实,以及她纵欲放荡的事实。她渴求(Desire)幻觉;她想“歪曲事实”,这样人们对她的想法会好些,而她自己也会觉得好受些(“我不要现实,我要神奇的梦幻!”第九场,297页)。她越是受到现实的打击——斯坦利的揭露及对她的直接攻击,米契的弃他而去——她越是固守着自己的幻觉,直到最后斯坦利通过强奸,对她的脆弱神经以致致命一击,使她精神错乱,完成陷入幻觉的世界——疯癫(Dementia)之中。

不难发现,在布兰奇象征之旅中,死亡(Death)其实是诱因,而欲望(Desire)则是动因,直接导致疯癫(Dementia)的结果。意义多重的欲望在此象征之旅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其重要性或许表现在它在戏剧标题中的位置《欲望号街车》。布兰奇因为她的纵欲(Desire)离开劳雷尔,来到新奥尔良,在那她逃避过去的想法,对有人保护和相伴的渴望,对幻觉的渴求——Desire!——嬗变成疯癫(Dementia)。应该指出的是,布兰奇的欲望→疯癫的递变同时又是他人欲望作用的结果。我们必

须提到斯坦利。斯坦利性情暴戾,举止粗鲁,性欲旺盛(Desire)而富有阳刚气。威廉斯这样形容他:“...他的一举一动都隐隐显示出他那强烈的兽欲。自他成年以来,生活的中心就是沉溺于女色。无论是给予还是获得,都不是被动的、依赖性的纵欲,而是象一只羽毛丰茂的雄鸟,威武自傲地鹤立在一群母鸟之中...他对女人只消看上一眼,就能按性欲分类,在他脑子里即闪现出粗俗的形象,并决定采取什么方式向他们调笑。”斯坦利还有着野兽般的领地心理(animal territoriality)。^[3]他起初能接受布兰奇是因为她是史特拉的姐姐,当他发现她对他的领地构成威胁,她的存在危及到他与史特拉的婚姻及米契的友谊时,他决定把她从他的地盘清除出去。领地心理与兽欲的结合,产生的则是强烈的占有欲(Desire!),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为了打击布兰奇,斯坦利刻意调查她可疑的过去,收集证据,以斩断她与史特拉的姐妹之情,尽管未能成功,他却让米契清醒地认识到布兰奇的真面目,不再与之来往——史特拉是布兰奇来到新奥尔良的理由,米契则是布兰奇拯救自己的希望。更有甚者,他送给布兰奇一张回劳雷尔的车票,不啻于在她的伤口里抹盐。斯坦利对布兰奇的强奸是他占有欲的集中体现。一方面是他的兽欲得到满足,一方面他彻底击垮了布兰奇的意志,使她再不可能留在他的领地。她的疯癫,使史特拉无从相信她所说的斯坦利对她的强奸,而只能送她去疯人院。如此斯坦利便能保持他领地的完整。斯坦利的性欲和保卫领地的欲望,作用在布兰奇身上,改变她原有的欲望轨迹,使得她最终陷于疯癫。这里米契也值得一提。虽然斯坦利直接促使布兰奇崩溃,米契对她造成的伤害也同样巨大。米契给了她新生活的希望,却又当着她的面粉碎了这个希望(“我想,我再也不要娶你了”第九场,309页)。他原本的愿望

(Desire)是与布兰奇一起消除生活中的寂寞,了解布兰奇的真实情况后,米契的这个愿望虽大受挫折,却激起了他的性欲(Desire!)——他搂着布兰奇的腰,想“要整个夏天都没有得到的东西”(309页)。布兰奇歇斯底里地大叫“失火”,使米契仓皇而逃,但他的言行对她伤痕遍布的心灵的打击更愈雷霆,加速了她的精神崩溃。可见,当斯坦利和米契的欲望掺入到布兰奇的欲望里时,三者形成一种合力,驱使布兰奇走完象征之旅的最后一段。

“他们叫我搭乘‘欲望号’(Desire)街车,再换乘‘公墓’(Cemeteries)号,经过6条街口,然后在乐土街(the Elysian Fields)下车!”(第一场,9页)布兰奇的象征之旅中的三大象征:欲望、死亡、疯癫,浓缩地诠释了布兰奇的人生经历。她的旅程中充满了复杂多元、又互有消长的欲望,在死亡的催化作用下,这些原动力式的欲望将她送到疯癫的世界。疯癫(Dementia)是心灵的死亡(Death),却也是没有痛苦的乐土(即古希腊人对the Elysian Fields的经典解释)(Londr'e,51页)。那是一个可以满足布兰奇任何欲望(Desire)的地方,也是唯一能容她之所,因为,欲望、死亡、疯癫的象征之旅是美国旧南方的遗民和固守者布兰奇注定要完成的旅程。

参 考 文 献:

- [1] Falk, Signi Lenea. Tennessee Williams. New York: Twayne, 1961. 124.
- [2] Londr'e, Felicia Hardison. "A Streetcar Running Fifty Year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ennessee Williams. Ed. Matthew C. Roudane.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7. 51-54.
- [3] Haley, Darryl Erwin. "'Certain Moral Values': A Rhetoric of Outcasts in the Plays of Tennessee Williams". A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1998-1999.